

安仁柚花

□文/图 鲁勇



香，仿佛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渗出来，又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。那香气不紧不慢地钻进鼻孔，润润的，凉凉的，像山间的清泉，又像清晨的露水，直沁人肺腑。我贪婪地吸了一口，又吸了一口，只觉得浑身的浊气都被洗濯，连头脑也清爽了几分。

然而，柚子花的芬芳，并非只停留在风里。当你驻足细嗅时，耳边那嗡嗡的声响便会提醒你——还有一群勤劳的“酿造师”，正将这短暂的春光，收藏成一种更持久的甜蜜。柚农聪明得很，他们在柚林中配套养殖中华蜜蜂，形成了“柚花酿蜜、落果制茶、林下文旅”的立体产业模式。柚子花开的时候，蜜蜂便忙起来，它们在花间穿梭，将那一缕缕幽香，一口口采回去，酿成琥珀色的蜜。这柚花蜜可不一般——富含葡萄糖、果糖、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，口感也比别的蜜特别。别的蜜是甜的，柚花蜜却是香的——打开瓶盖，那股熟悉的、清幽的柚花香便扑面而来，仿佛把整个四月的柚林都装了进去。舀一勺含在嘴里，先是清甜，然后是幽香，最后留在舌尖的，是柚花那独有的、略带清凉的回味。这种香气，不用凑近闻，光是尝，就能尝出来。这是零加工、原生态的中蜂柚花蜜，每一滴都是这片土地最纯净的馈赠。

我忽然有些感慨。

那柚子花，本来是不起眼的。它躲在叶子底下，不像桃花李花那样招摇，也不像梨花那样清高。可它的香，却飘得比谁都远；而今，这香又化作蜜，甜到了千家万户的嘴里，甜到了乡亲们心里。柚子花就是这样——不争颜色，不抢风光，只管把自己的芬芳，默默地、慷慨地，送给每一位路过的人，再让蜜蜂把它酿成日子里的甜。

天色渐晚，夕阳的余晖洒在柚林，那些白色的小花在暮色里越发晶莹。我慢慢地往回走，身上的香气跟着我，久久不散。回头再看那片柚林，暮色中的柚子树静静地伫立着，像是这片土地上沉默的守护者，守着三百年的记忆，也守着一个朴素而芬芳的梦。

流淌的乡愁

□胡雷鸣

着水汽，和着花香，竟有了几分空灵的味道。听着听着，心里便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眷恋——仿佛这歌、这水、这风，都是小时候就熟稔了的，只是离家久了，差点忘了。

我拣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下，把手伸进水里。水凉凉的，从指缝间流过，像是要告诉我什么，又像是什么也没说。这水，从山上下来，从林间来，从石缝里来，一滴一滴汇成这满湖的碧绿。它流过多少岁月？看过多少花开花落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它就这样静静地流着，从古至今，不舍昼夜。远处，几只白鹭正贴着水面低低地飞，翅膀一扇一扇地，优雅得像诗里的句子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乡愁大概就是这种东西——它不喧哗，却从不停止，像这湖水，在你心底深处，日夜流淌。

中午，我们去大树镇政府食堂吃饭。食堂不大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几张桌子拼在一起，铺上白桌布，倒也清爽。菜是地道的达县家常菜：酸菜鱼、腊肉炒蒜薹、凉拌折耳根、红烧牛肉……都是寻常做法，却格外有味道。镇上的干部陪着我们，一边吃饭一边说着九龙湖的事，说这些年水更清了，路也修好了，来游玩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他们的语气里，透着高兴，也透着期望。一顿饭吃得热热闹闹，像走亲戚一般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这哪里是走亲戚，这分明是回家的味道——是那种从小吃到的、不用刻意记起却永远不会忘记的味道。

饭后，我们又到湖边去。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，阳光照在湖面上，泛着粼粼的金光。几个孩子光着脚在浅水里摸螺蛳，笑声脆生生的，惊起几只白鹭。一位老作家感慨：“这才是生活啊！”是啊，这才是生活。没有车马的喧嚣，没有人事的纷扰，只有山，只有水，只有这慢慢流淌的时光。而我却觉得，这不仅仅是生活，这更是乡愁最好的模样——它不在远方，就在这一草一木、一饭一蔬里，安安静静地，陪着你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沉默着。车窗外的山渐渐远了，湖也渐渐远了，但那份宁静却留在了心里。我想起王维的句子：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以前读这诗，只觉得有意境，却体会不到其中的心境。今天看了九龙湖，忽然就懂了——那份淡泊，那份从容，那份与天地相往来的自在，不正是这山水给予我们的么？

这县是我的老家，我现在才知道，老家有这样一湖好水。这些年，我们总是忙着向外走，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去看别人的山，别人的水，常常忽略了身边的风景。其实，美是不必远求的，它就在这里，在我们的家乡，在我们的身边，只等我们回头；而乡愁呢，也不是非要远走他乡才能生出的——它一直埋在我们骨子里，只要这样一方水土，便能唤醒。

九龙湖的水还在那里流淌着，静静地，悠悠地，从春流到夏，从秋流到冬。它不言语，却诉说着千言万语；它不张扬，却自有一番气象。这水，是达县的魂，是家乡的根，是我们这些游子心头永远化不开的那份乡愁。

夜深了，我坐在灯下，仿佛还能听见湖水拍岸的声音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像心跳，像呼吸，像家乡在轻轻地呼唤着我的小名。

四月的川东，桃李的花事将尽，梨花也进入尾声。山坡上那些热闹的颜色，正一点一点地褪去，像一场盛大的宴会，宾客正三三两两地散去。可你若往安仁乡的方向走，走到那片柚林里，便会发现，另一种春天刚刚开始。

安仁的柚子，在川东是出了名的。据说三百多年前，一位远嫁安仁的夔门女子，带来的嫁妆里就有几棵柚子树。谁也想不到，几棵小小的树苗，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，繁衍成漫山遍野的万亩柚林。如今，安仁柚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种植面积超过一万一千亩。可它的花，却依然如初——不张扬，不喧闹，安安静静地开在叶子底下。

四月中旬，走进安仁柚园，那景象真是奇妙得很。放眼望去，只见满坡满岭的柚子树林，叶子油绿绿的，厚实得很，密密层层地铺开，像是给山坡披了一件墨绿的绸衣。可你定睛一看，才会发现，那绿叶底下，藏着一簇一簇的白——是柚子花开了。花瓣厚厚的，白中带着淡淡的青，不像梨花那样清冷，也不像桃花那样娇媚，而是朴拙的，像是乡下姑娘脸上那不施脂粉的红晕，天然得很，也羞涩得很。她们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，躲在叶子的阴影里，仿佛怕被人瞧见似的。

我拨开叶子，凑近了看——那花瓣儿微微卷曲着，五个瓣儿，中间托着嫩黄的蕊，安安静静地，像是在说悄悄话。园子里静得很，只有蜜蜂嗡嗡地响，在花间钻进钻出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可真正让人着迷的，是那香气。

站在柚林边，一有风吹来，那香气便幽幽地、袅袅地飘过来。它不像玫瑰那样浓烈，也不像桂花那样甜腻，而是一种清新的、幽远的

出发时，天色还阴着。车子沿着柏油路缓缓爬坡，两旁的山便渐渐地高了起来，也愈发地绿了。那绿是嫩嫩的、浅浅的，仿佛轻轻一掐便能溢出汁水来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云层里透出微光，暖暖的，软软的，像母亲的手拂过脸庞。同行的文友都说，这天气倒像是特意来采风准备的。

到了大树镇，又拐过几道弯，眼前豁然一亮——九龙湖就静卧在那里。

湖水碧澄澄的，远望如一块温润的玉，近看却又清澈见底。水底的水草随着波纹轻轻摇曳，几尾小鱼在其间穿梭，忽而东，忽而西，像是在玩着永不疲倦的游戏。湖不算大，弯弯曲曲的，据说有九道湾，如九条龙盘踞于此——这大约便是“九龙湖”名字的由来。

我们沿着湖岸慢慢地走，岸边的路是乡村公路，不宽，却平整。路两旁栽着树，才抽出新芽，嫩黄嫩黄的，衬着这碧绿的水，便觉得满眼都是流动的光。走着走着，遇见一位老人家，蹲在湖边洗着什么。走近了，才看清是洗一篮野菜。那野菜水灵灵的，还带着清晨的露珠。老人家抬起头来，冲我们笑笑，露出缺了牙的牙床。那笑是憨憨的、纯纯的，就像这湖水一样，没有一丝杂质。我忽然觉得，这笑里藏着故乡最朴素的样子——无论走得多远，它总在那里，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回来。

我们在一处平坦的湖岸停下来，四周很静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偶尔有一两声鸟鸣从山上传来，脆生生的，像露珠滴落在荷叶上。风过处，送来阵阵油菜花香，甜丝丝的，沁人心脾。这时，不知是谁轻轻地哼起了歌，是那首老歌《我的祖国》：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歌声在水面上飘着，散着，和